

前漢書

冊九

前漢書卷五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賈山潁川人也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

師古曰六古

國時山受學祛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

師古曰涉

水獵若獵獸言歷覽之嘗給事潁陰侯為騎

師古曰為騎者

常騎馬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其

辭曰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

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

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

師古曰言貧賤之人也

單韋為帶無飾也○宋祁曰韋帶南本作革帶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

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

重數百姓任罷

師讀曰古曰疲任數屢也任謂役事也罷

赭衣

半道羣盜滿山

半師古曰犯罪者則衣赭衣行道之人

山為阻故

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

師古曰

言常遠視有異志也傾

一夫大諱天下嚮應者陳勝

是也

師古曰諱字與呼同諱叫

秦非徒如此也起咸

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

師古曰凡言離宮者皆謂鐘

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

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一說大陵曰阿言其殿

高若於阿上為房也房字或作旁說云始皇作此殿

未有名以去咸陽近且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

羅騎四馬驚馳旌旗不撓

師古曰撓屈也言庭之廣

所迫觸建立旌旗不屈撓撓音女孝為宮室之麗至

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

師古

也曰瀕水涯也瀕海謂緣海之邊也畢盡道廣五十步

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隱服虔曰作壁如甬道

耳師古曰築令堅實而使隆高反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

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

山吏徒數十萬人師古曰吏以督領徒以役曠日十

年師古曰曠空也廢也言為下徹三泉師古曰三重

也合采金石治銅錮其內漆塗其外師古曰錮謂鑄

被以珠玉飾以翡翠應劭曰雄曰雌曰翠臣贊曰

異名也被音皮義反雄雌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

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

服虔曰謂塊塿作冢喻小也臣贊曰蓬顆猶裸顆小

冢也晉灼曰東北人名土塊為蓬顆師古曰諸家之

說皆非顆謂土塊蓬顆言塊上生蓬者耳舉此秦以

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



義師古曰篤厚也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

意而詳擇其中師古曰音竹仲反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

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

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師古曰蒙

冒犯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師古曰磽音口交

反江臯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李奇曰臯水邊淤地也

也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

亡而道不用服虔曰關龍逢桀之忠臣也師古曰比干諫紂而紂殺之論語曰微子去之箕

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

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師古曰芻刈草也蕘草薪也言執賤役者也大雅板之詩

芻蕘曰詢于芻蕘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

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師古曰雷霆疾雷也音廷

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

特師古曰獨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

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

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宋祁曰震之以威

壓之以重師古曰震動也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

不摧折者哉師古曰孟賁音奔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

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

過失工誦箴諫李奇曰古有誦詩之工記過之史常

瞽誦詩諫師古曰瞽無目之人公卿比諫李奇曰比相親比而諫

諫也師古曰比方是也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

旅衆也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

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

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

而醕師古曰餽字與饋同進食曰餽醕者祝餽在前

祝鯁在後

師古曰鯁故為備祝以祝之○宋祁曰鯁當作

餽

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

使直諫

師古曰修身正行者

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

孝也

師古曰視讀曰示

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

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鑒也

商人庶人誹謗己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

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

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

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

師古曰胡何也勝盡也

然而兵破於陳

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

困萬民以適其欲也

師古曰適快也

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

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

什一而籍

師古曰什一謂十分之中公取一也籍借也謂借人力也一日為簿籍而稅之君

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

師古曰頌者六詩之一美盛德之形容蓋帝王

致之嘉

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

役財盡不能勝其求

師古曰勝也罷讀曰疲以下亦同

一君之身耳

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

師古曰弋繳射也

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

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

師古曰言人為怨家家

讎為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

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

以為過堯舜統

如淳曰統繼也堯舜子不才不能長世而秦自以過堯舜可至萬世也師

古曰此說非也其統治也言自美功德治理天下

縣石鑄

鍾虞

使服虔曰縣石之為磬也蘇林曰秦欲平天下法

稱也石百二十斤稱銅鐵之斤石以鑄鍾虞言其奢泰也虞猛獸之名謂鍾鼓之附飾為此獸虞音鉅

篩土築阿房之宮

師古曰篩音篩音山爾反

自以為萬



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諡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

湯文武紂世廣德師古曰紂古累字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

三十世者也張晏曰夏十七世殷三十世周三十六世秦皇帝曰死而

以諡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

不相復也師古曰復重也音扶目反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

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

後嗣世世無窮師古曰度大各反然身死纔數月耳師古曰纔音財

暫也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

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

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

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

容師古曰道讀曰導導引主意於邪也媮與偷同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

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師古曰潰言天決曰潰言天

如下之潰壞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

退此之謂也師古曰此大雅桑柔之篇也言賢者見

何也此但畏忌犯顏得罪罰也又言言而見聽則悉

意答對不見信受則屏退也今詩本云聽言則對誦

言如醉說者又別為義與此不同○宋祁曰注文又

言言而見聽南本浙本並無一言字余謂當存二言

字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此大雅文王之

言文王以多士之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

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

用之有禮義○宋祁曰禮義下故不致其愛敬則不

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

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

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師古曰言心實憂死則往弔

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經

衰師古曰已棺謂已大斂也塗謂塗殯也錫而三臨其

前漢書卷五十一列傳五十一中華書局聚

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

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

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

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亡也師古曰

善也聞謂聲之聞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師古曰術圖

所以昭光洪業休德師古曰圖謀也使天下舉賢良方

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師古曰訢讀與欣同曰將興堯舜之道

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師古曰屬精而

爲潔白也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

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師古曰毆與驅同一日再三出臣恐

朝廷之解弛爾反○宋祁曰解讀曰懈弛放也音式百官之

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卽位親自

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

廢馬以賦縣傳

師古曰賦給與也傳音張戀反

去諸苑以賦農夫出

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

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

十者二算不事

師古曰一子不事二口之算賦也賜天下

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

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師古曰衣音於

反既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

下莫不說喜

師古曰說讀曰悅

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

天之所以相陛下也

師古曰相助也

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

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

也

師古曰天下之人也

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瘡疾扶

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

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

師古曰鄉讀曰嚮

今從豪俊之

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

○宋祁曰兔疑作菟

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

師古曰此大雅蕩之詩也言人初始皆庶幾於善道而少有能終之者

臣不勝

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

王之道

師古曰時以十月為歲首則謂夏正之二月為五月今欲定制度循於古法故特云用夏

歲二月也

音胡雅反

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

幸耳

師古曰言乃可恣意也

古者大臣不媿

師古曰媿狎反故君

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

師古曰見顯示也音胡電反大

臣不得與宴游

師古曰安息曰宴與讀曰豫

方正修絜之士不得

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

師古曰方謂廉隅也一則

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

師古曰稱副也如此

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

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

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



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

軌事之大者也

師古曰軌謂法度也

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

上書諫以爲變先帝法非是又誦淮南王無大罪

宋○

祁曰誦誦疑作訟誦是誦說字非是

宜急令反國又言柴唐子爲不善

足以戒

鄧展曰淮南傳棘蒲侯柴武章下詰責曰古

其所上之章對以爲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

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

師古曰操持也音千高反

令民爲之是與

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

師古曰長謂畜養也言此其事宜速禁絕不可畜養

其

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之路

也其後復禁鑄錢云

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

致四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

著名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

陽奏書諫爲其事尙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爲諭因

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迺致其意其辭曰臣聞

秦倚曲臺之宮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音於綺反懸

衡天下服虔曰關西言其懸法度於其上也如淳曰衡

此說秦自以爲威是說疆固橫之論耳服釋是也陳晝

地而不犯兵加胡越師古曰畫地不犯至其晚節末

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師古曰從以叩函谷咸陽

遂危師古曰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

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蘇林曰言胡

飛塵揚塵下上盡伏菟也師古曰覆盡是也音力目反○劉射

匈奴吳曰自胡涉北河以下蘇說最近之陽已知趙連

吳四國有怨救兵不專漢梁淮陽不能助己鬪城不

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師古曰屬連也音

作不止姚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疆趙責於河間

應劭曰趙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遂為趙王取趙之河間立遂策辟疆為河間王至子哀王

復還得河間遂欲六齊望於惠后南郡為呂后奉邑又

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

王六子為郡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帝與

之呂后也一說惠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呂后欲殺城

陽顧於盧博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居

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

歲餘薨興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治處喜顧念而怨也

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王更治處喜顧念而怨也

師古曰三子為王謂淮南衡山濟北也○宋祁曰別

本注文自張晏至墓故漏此二十一字故報怨當作

怨報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也孟康曰淳曰皆自私

怨宿忿不能為吳也若吳舉兵反天子來討謂四國

但有私怨欲不敢相救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言諸國各

專為吳非不敢相救也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

沙還舟青陽張晏曰青陽地名還舟聚舟船也言胡

前漢書卷五十一列傳八中華書局聚

曰越水長沙者陽蓋謬言越先以水軍攻長沙而後

還舟侵吳也下文云水章耶是其爲文如此青陽吳

地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

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

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應劭曰時趙王遂

素事三越故鄒陽微言胡越亦自受敵救兵之不專

也胡馬故曰進越水故曰深蘇林曰折截也陽知吳

王之陰連結齊趙之怨微言梁并淮陽絕越指斥之言故陳胡

越之難齊趙之怨微言梁并淮陽絕越指斥之言故陳胡

西河以輔大國以破難其計欲隱其辭故謬言胡益

進越益深爲大王患之以錯亂其語若吳爲憂助漢

意焉師古曰以下乃致其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

出流霧雨咸集師古曰襄舉也○宋祁蛟聖王底節修

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厲也音指今臣盡智畢議

易精極慮以極盡謀慮也則無國不可奸奸音干

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

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